



一根火柴的老去，
不是因为燃烧而是因为发霉，
这就是悲哀。
借我一点东风，我还你一片光明。

我酷我容易吗我

刘亚莲

我酷我容易吗我

刘亚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酷我容易吗我/刘亚莲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7
(龙文文丛)

ISBN 7-5059-4675-7

I. 我… II. 刘… III. 小说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②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632 号

书 名	我酷我容易吗我
著 者	刘亚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装帧设计	张勇军
印 刷	榆林健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0.5 印张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75-7/I·3663
定 价	28.00 元

自序

刘亚莲

相对于黑白来说,大红大绿是粗俗的,但有人喜欢它的热烈;相对于话剧来说,小品是粗俗的,但有人喜欢它的诙谐;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乡下人是粗俗的,但有人喜欢他的纯朴;如果把经典名著比作是满汉全席,我将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作品成为风味小吃。

我一向对别具一格的小吃情有独钟。

意在笔先是散文的运思,笔随人走是小说的写法。而我的文字更多的时候是漫无章法的,若这漫无章法的文字能让我与读者的情感和思绪有一种融合与共鸣,这,便是我写作的初衷。

叔本华说:我的文字给相似的灵魂看!

如果说写第一本书还是出于对文学爱好的话,那么,在后来的写作中,更多的时候类似于一种责任或是使命,我常常无法拒绝某种来自心底或者笔端的诱惑,想努力喊出自己的声音,我很慎重地选择了本书中一个篇名《我酷我容易吗我》作为该书的书名,看似有几分俏皮,但在完成《因为穷》和《舞女》等文章后,我不得不掩卷沉思:这个世界上,究竟是谁在酷?

面对文字,我是一个饥饿的孩子。有时,我很佩服自己当初

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越到后来，越不敢轻易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每次在修改《天堂号码》和《叶哨儿》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我几乎都要流泪，我知道，我不是用笔或键盘而是用心在写作。尽管我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修改这本书，但总有一种“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的忐忑与惶恐。

我相信，一个人行文时的安静与思索，足以平衡他在尘世里的浮躁和憎意，摒弃一切面目之狰狞、心灵之邪恶，从而让自己身心健康。我喜欢闲适地听自己在键盘上敲落文字的声音，并常常陶醉于那种感觉。写作中，我体验到的是一种超越成败、荣辱甚至是生死的快乐。

文学常常使我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次生命。

一支短短的笔，能撑起我的精神脊梁，我的生命也因此而华丽了起来。

不知不觉间，我不再将摆弄文字当作是一种游戏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职业是一种干活挣钱的分类，上至总统，下至妓女，都不过是一种职业罢了；而事业是理想化的，它的目的远远超过了金钱本身。

我是搞财会的，处理好数字的运算是我吃饭的本钱，但从心底来说，我更喜欢文学，处理好汉字的排列则是我的生命动力。

数字让我严谨，而文字让我活泼。

我在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心的轨迹》的后记里曾轻松地写到：我从不强迫自己写什么或者是写多少，但也从不拒绝前来叩门的灵感，我觉得写作就像爬山，如果你爬山的目的是为了掠夺

山顶上的某件东西,你就会觉得疲乏劳累;如果你爬山的目的只是为了爬山,为了欣赏风景或是陶冶性情,你就会觉得轻松愉快。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文字,虽然真实,但也难免幼稚。

李傲认为,你不能等有了热情才去救人,不能等有了灵感才作文,一如妓女不能等有了性欲才接客,属于自己的事情,纵属勉强,你也要去做。

做人如是,作文也一样。

当我把写作当成事业而不仅仅是兴趣的时候,我仍然轻松快乐,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因为,当一切随着年华老去之后,血脉里独存的那份对文学的痴迷还依然年轻!

2005年6月于榆林

散 文

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酿成酒

保存岁月最好的办法是把生活写成文字

目 录

散 文

叶哨儿 (1)

二伯说,哥是他的太阳,我是他的月亮。我哭闹着不行,我非要当太阳。

哥把太阳和月亮都让给了我,哥说,他当星星。

土炉月饼 (15)

望着圆圆的月,我怅然,即便我找到了土炉月饼,但,一定不是妈烤的那个味儿。

天堂号码 (17)

真该感谢爸,感谢爸给了我这么一种特别的方式,让我有机会用这种最亲密的贴近来了结我们父女这辈子的缘分。

女儿 (29)

当我清醒地意识到女儿已经作为一个生命真真实实地存在了的时候,第一次,我被生命的神圣和庄严打动了。

女儿的出现,把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母亲。

网络形象 (40)

网络也是一个环境,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抓一把泥土扔向别人,先脏了自己的手。

送一束鲜花给别人,自己先嗅到了香味儿。

无名巷 (43)

剪纸之于陕北,正如马头琴之于草原,二胡之于江南。民俗造就了艺术家。

感悟幽默 (46)

幽默是人的个性、兴趣、意志的综合体现,是机智聪慧的产物,予以人美感,是艺术,它的境界深远而超脱,所以使人不会怒,只会笑。

乌兰木伦河 (52)

每次面对了庞大的中国地图,注视着西北方那一片满是麻点的黄色,虽然无法听到爱的呼唤,但那黄沙却天天在我的心里纷纷扬扬,越积越厚,越积越沉。

充电 (56)

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你了解了白云山的神,你就了解了天下所有的神。

舞女 (58)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腐败分子比妓女更无耻可卑,妓女出卖的是自己的身体,而腐败分子出卖的却是他的灵魂与党和人民给予他的神圣权力。

山那边的故事 (62)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怀旧是母亲每天的功课,而思念故乡更是功课里的主要内容。我为自己的疏忽而深感内疚,于是,在百忙之中,决定抽出时间陪母亲回一趟她阔别了近三十年的故乡。

宽容 (79)

上帝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人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

上帝死了——尼采说!

尼采才死了——上帝说!

又是秋风乍起时 (119)

风来的方向,便是风去的方向。

爱心无价 (125)

如果真有来生,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一千次一万次地毫不犹豫地选择贫穷甚至是一无所有的婆婆继续做我的妈。

失落的桃园 (151)

拾起一地的落花,我想起了一个葬花的女孩子,最后被花葬掉。

牵挂 (155)

在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疯狂日子里,我总是一次次地忘了归期,一天一月一年,母亲总是一如既往、牢牢地守候着我早已忘却了的许诺。

地铁与网友 (157)

地铁很庆幸自己在四十社区里,结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好朋友,无论是做人、做文还是做事,地铁逐步走向了成熟。

静品人生

外婆像妈妈的小女儿	(169)
公平的上帝	(171)
爬坡的技巧	(172)
险桥	(174)
早熟	(175)
熟视无睹	(177)
趁热打铁	(179)
苦难	(180)
劣酒与好醋	(182)
乞丐	(183)
人生不彩排	(184)
生命的蝶舞	(186)
思维的角度	(188)
谷子和荞麦	(190)
简单与复杂	(192)

加与减的哲学	(194)
物极必反	(195)
环剥	(197)
习惯成自然	(198)
笛子	(199)
命运就像强奸	(200)
朦胧产生美	(202)
永不自满	(203)
太阳从北边出来了	(205)
欲望	(206)
学问	(207)
对不起	(208)

小 说

我酷我容易吗我	(209)
---------------	-------

看着从身边走过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女人,心里发出两种声音。

一个声音说:俗,时尚岂能支撑起虚荣?

另一个声音说:切,这年头儿,你也好不到那里去!

因为穷	(231)
-----------	-------

所有的人都吓傻了,包括县长。因为主任工作三十多年来,第一次骂了娘,而且骂的是葡萄。

电线杆 (235)

尽管我端端正正,刚直不阿,但终究也逃不脱贵夫人牵着的狗抬起腿朝我洒尿的命运。

雨林心悟 (237)

也许所有美丽的呈现都是为了消失,也许所有令人心颤与焚烧的相见都是为了分别,我在与你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中获取我生命里一份无可替代的营养。

网恋 (243)

鸟,从进入笼子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两种结果:飞出笼子,或者死在笼子。

春天的颜色 (254)

当我打开钱夹的时候,红袖章大妈按住了我的手。这时,我才发现,她满眼的泪花。我想,这,也是春天的花吧!

诗 歌

短诗五首 (257)

咖啡泪 (260)

我是一个写诗的女巫 (261)

相思线	(263)
爱你,守口如瓶	(264)
我的漂泊不是流浪	(266)
斑马线	(269)
笑看花落	(273)
爱情晚点	(274)
上帝迈着猫步走出天堂	(276)
命运	(278)
一首唐诗老泪纵横	(279)
童年	(280)
小草	(282)
挂失爱情	(283)
时针的谎言	(285)
黑白恋情	(287)
用我的长发摆渡	(289)
我沾过名人的衣袖	(290)
神泉堡	(292)
别离	(296)
千百次的葱茏	(297)
五月的残香	(298)
落叶,树的泪	(300)

目 录

美丽的凋落	(301)
城墙断想	(304)
爱情像土壤	(306)
我呼吸着夜	(309)
爱你,从不过问花期	(312)
你是我走失了千年的男人	(314)
后记	(318)

二伯说，哥是他的太阳，我是他的月亮。我哭闹着不行，我非要当太阳。

哥把太阳和月亮都让给了我，哥说，他当星星。

叶哨儿

春天，从巷陌上传来第一声的叶哨儿，是我和哥吹的。不用说，像喜鹊般嘹亮且欢快的是哥吹的；像小麻雀般低哑且连不成调的是我吹的。我们骑在田埂上，头顶上绕了一群群的飞鸟。

哥从树上随手摘下两片叶子，含在嘴里，便能吹出各种鸟叫的声音，我总是学不来，于是就央求哥给我做柳哨儿吹，我说，也许柳哨儿要比叶哨儿吹起来更容易一些。

哥从树上摘下一枝嫩嫩的还未来得及发芽的柳条，像拧笔套一样顺着一个方向一节一节地往下拧，然后，用牙齿咬住一头杆心，两手极小心地、均匀地用力一抽，就魔术般地抽出一条细细的软软的柳筒儿来，扔掉雪白的杆心，用剪刀将柳筒按自己喜好的长度剪成若干小节，再用小刀在哨口刮掉韭叶宽的一层外皮，一支漂亮的柳哨儿就做成了。

如果想让声音浑厚一点，你就挑一支稍长的，如果想让声音尖细一点，你就挑一支稍短的。

每次做好了柳哨儿，哥就让我在里面挑一支最响的吹。我一支一支地试吹，哥不厌其烦地帮我试吹、挑选。最后，我还是要了哥吹的那支被我挑剩的。因为，只要是哥吹的，便是最响的。

最好的柳哨儿含在我的嘴里又变成了最差的，我说，柳哨儿远远没有叶哨儿方便且吹起来要比叶哨儿用力的多。于是，我最后还是决定让哥给我摘叶哨儿来吹。

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的叶哨儿伴着牧童的笛声，穿过溪水，绕过山梁，扬起的牛鞭常常会突然停在半空，人和牛都会不约而同地驻足，竖起耳朵倾听这天籁般的声音。

哥是二伯唯一的儿子。生下哥三个月后二婶就死于风寒，是家族里的婶娘大妈们一起帮二伯拉扯哥长大。十多年了，二伯和哥相依为命。

二伯说，哥是他的太阳，我是他的月亮。我哭闹着不行，我非要当太阳。

哥把太阳和月亮都让给了我，哥说，他当星星。

哥真好，我踮起脚尖，吻了哥的下巴。我只能够到他的下巴。

那年，他十二岁，我八岁。

哥从小就很懂事，他很少说话，我在娘怀里撒娇的时候，哥总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娘就把哥也搂在怀里，心肝，心肝，一声声地叫。